

抗日将领回忆

江西抗战亲历记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江西文史资料选辑

总第十七辑

抗日将领回忆
江西抗战亲历记

(之二)

江西文史资料选辑

总第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九月

江西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赣字八〇年第五五号批准出版

江西抗战亲历记

江西文史资料选辑

总第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25开本 3.52印张 字数15万

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—7500 定价每册0.80元

目 录

“九一八”纪念的感想·····	商 震 (1)
记沅陵整训与武宁抗战·····	张志和 (3)
第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片断回忆·····	骆周能 (8)
南浔线战役纪要·····	罗文浪 (22)
田汉为抗日有功的七十四军作军歌·····	吴 鸢 (34)
七十四军赣北冬季攻势概况·····	王仲模 (38)
庐山孤军抗战回忆·····	胡家位 (49)
南昌沦陷亲历记·····	李珍一 (55)
记南昌沦陷到南昌受降·····	蒋文澜 (58)
南昌会战史事志略·····	王咨臣 (67)
上高会战概述·····	罗卓英 (79)
上高战役亲历记·····	邹继衍 (98)
湘赣边区阻击战·····	薛 岳 (108)
湘粤赣边区会战片断回忆·····	刘识非 (110)
破坏南浔线敌后交通侧记·····	何 藻 (114)
回忆赣保战工队的抗日斗争·····	郭隆璜 (115)
记新城国际机场的兴建与毁灭·····	徐浩然 (119)
记抢救五位抗日的美国飞行人员·····	朱 勇 (136)
抗战前后国民党政府在江西的征兵概况·····	黄鸣九 (144)

回忆抗战中的南昌一中·····	吴自强(154)
追记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·····	吴识沧(164)
惩敌含鄱口·····	姜振凤(177)
日军侵占余干的暴行和人民的反抗·····	洪 勋(180)



补 白

白崇禧、张治中吊唁赖传湘·····	卢同街 (33)
抗日英雄胡茂赏·····	李代坤(163)

质疑·订正·补充·····	(19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九一八”纪念的感想

商 震

当敌人蹂躏赣北加紧进攻武汉之际，今天是“九一八”七周年纪念了。赣北前线的炮声，南昌城的空袭警报，都会使我们每一个爱国的国民，从现实感觉中深切反省；特别是到了今天——“九一八”，我们更容易从铁血的斗争生活中，引起沉痛而悲愤的回忆。

同胞们，将士们，在七年前的今天，疯狂的日本军阀开始了对我国的侵略，沈阳城头一夜的炮声，便是向我全民族扑灭的信号，可惜当时中国军民的觉悟还不深刻，统一与团结的局面还未完成，使日本帝国主义得以乘虚而入，短期内完成了占领我东北四省的军事投机，这真是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奇耻大辱，每一个神明华胄的子孙，在接受这个历史上空前沉痛的教训的时候，是应该卧薪尝胆刻骨铭心的。

我中华民族有光荣而悠久的历史，而在民族反侵略思想上，始终是一贯的，我们决不会因一时的凌辱顿挫而屈服下去。翻过这一页耻辱的日历，同时也就掀起了全国人民救亡御侮的斗争血潮，到了去年七七事变，我最高领导国人奋起抗战，于是全国军民，都团结在同一的旗帜下，英勇地作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，十四个月来，军民喋血抗战的史实，已打破了日寇“速战速决”的迷梦，昭示出中华民族的不可侮，从此“九一八”在日寇的野心中，再不会为

商 震，当时系第九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。

“征服支那”的“军事迷信”。

目前抗战已进入了更紧急的阶段了，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七年前的耻辱，是有着非常意义的。尤其是本人此次奉命率师南来，与江西民众患难相共的时候，怆怀往昔，展望来兹，实有不能披肝沥胆，痛切陈词，与我民众将士共勉者：

抗战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作为人民前锋的军队，固然首先应该尽最大的努力，但我们仍非动员全国民众支持军队，或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不可，最后胜利之获得已（与）否，即视全国总动员的是否有效执行以为断。一年来抗战的史实，已证明军民合作之必要，故本人历次参加抗战，无不再三剖切告谕军民，使其喻斯旨，今天敌人已突入赣北，这虽然可以认为进攻武汉的战略行为，但敌人之大规模之侵略江西，只是战略上的时间问题，因此保卫武汉与保卫江西，完全是整个的问题，我们江西民众，首先应认清此点，益加警励，动员起来，武装起来，为保卫家乡而斗争，而凡为军人者，亦必须作为民众的武力，保持军人武德与革命精神，与民众密切的联络，患难相扶，甘苦与共，一致奋斗，“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”？这沉痛的古语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同胞们，将士们，七年的光阴已在含辛忍垢中过去了，这历史的污浊，还要靠我们的努力去湔除。三千多万的东北同胞，在七年来水深火热中，已深切感到亡省的痛苦，白山黑水间，已掀起民族反抗□（此处缺一字——编者）力的怒潮，这自觉的洪流已与祖国抗战的血潮交流在一起了。同胞们，将士们，动员是再不容缓了，我们不能再蹈历史的覆辙，我们要不待敌人来到而就总动员起来，在最高领袖的指挥下，集中整个江西的力量，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，坚持抗战下去，争取最后胜利。

原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《江西民国日报》

记沅陵整训与武宁抗战

张 志 和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日军攻占我武汉，又经长沙大火后，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集第三、第九两战区的各集团军总副司令和参谋长开会。八路军方面，是叶剑英参谋长出席的。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整顿训练部队，说是要准备反攻。我们听了，都很兴奋。

会后研究，怎样整顿训练呢？

整顿，首重训练，尤其是思想训练。大敌当前，怎样训练法呢？研究结果，决定采用轮训军官的办法，一半部队的军官留在前方继续抗战，一半部队的军官抽调到后方来集训，期满，又赴前方接替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的军官来后方训练。这样，作战、训练，双方都兼顾了，是个好办法。于是第三十集团军，决定留第六十八军在江西前线抗战，把第七十二军的军官从师旅长到准尉，都抽调到湖南省沅陵县属麻溪铺来集中训练。名称是：第三十集团军战地军官训练团。总司令王陵基兼任团长，我兼任副团长，（第三十集团军出川抗战时，王陵基聘我任总司令部的高等军事顾问，望我实践在北平时互相帮助抗战之约，同赴前线。我经党允许，遂往江西。过汉口时，凭组织介绍信见了叶剑英同志请示方略。出席南岳会议时，我才担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。）负责主持训练事宜。

训练团的组织，是在团本部下，设政治、军事训练两组。政治训练组，由第七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汪道余（安徽省铜陵县人）兼任

张志和，当时任第九战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。

主任。军事训练组，由新第十六师副师长于渊（号帮齐，四川省射洪县人）兼任主任。学员分为三队，每队设正、副队长各一人。

训练的课程，以讲授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为主，特别注重以“安内必先攘外”、“抗日必胜”理论来批判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、“抗战三月必亡”的不抵抗主义理论的错误，以建树各级军官抗日必胜的信念为目的。

军事训练方面，则注重急行军、强行军、夜行军、风雨行军、翻山越岭、开路搭桥的各种锻炼，作好游击战、运动战的基本训练。至于投掷手榴弹、刺枪术、打靶的演习，亦特别加强。

在开始组织之初，我曾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叶剑英同志，请求指派政治、军事训练工作人员来担任政治教育、军事训练工作。当时，因刚从武汉撤退下来，一时派不出人，叫我自己去找，我才找汪道余、于渊来担任政治教育、军事训练工作的。

为什么找这两个人呢？

因为七七抗战以前，汪道余、郭秉毅、李荫峰已在刘湘所组织的“武德学友社”和军事传习所主持抗日宣传工作。他们的思想是反蒋的，也是主张抗日的。因此，王陵基编组第三十集团军出川抗战时，就找汪道余担任第七十二军的政治训练部主任。这，同时也是王陵基抵制蒋介石派政工人员来作特务的手法之一。

于渊，曾任杨森部队的宪兵司令，一九二六年万县惨案时，他曾率队冲上英国兵舰，同英国水兵肉搏战斗，把英舰打跑了。他也是不怕帝国主义武力的，而且是相信抗日必胜，坚决主张抗日的一员。

因此，我们训练的目的，倒还能顺利地贯彻，没有受到什么阻碍。因为我们的主张，是针对蒋介石的错误讲的，如有蒋介石的特务前来参加，就困难了。这样的训练，经过三个月之后，所有的各级军官，除极少数年老力衰或有嗜好（吸鸦片烟）的而外，从前那种认为“抗日必亡”，深怕打败了逃不回四川家乡的观念，完全转变过来，相信抗日必胜。因而不但没有人想借辞脱离部队、请假回

川，而且绝大多数人还想重赴前线同日军见个高低。这说明我们的训练是成功了的。

我们训练刚毕，已是第二年（一九三九年）春天了，就奉到命令开赴江西武宁前线集中待命，听说是春季要全线反攻。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都异常兴奋，每个人的面部都带了笑容，而不是去年那样的愁眉深锁，郁郁不乐的样子了。

我们开到修水时，就奉到反攻出击的命令。蒋介石还把他的基本部队第八军（军长李玉堂，辖三个师），第六十四军（军长彭位仁，湖南队伍），湘鄂赣游击总指挥樊崧甫所率的游击军，都拨归王陵基指挥。从形式上看，蒋介石是相当相信尊重王陵基的了。其实，是鼓励川军替他拚命。因为他脑子里的鬼计是“一箭双雕”，也就是说，“打死敌军除外患，打死我军除内乱”，不论打垮谁，都是与他有利的。我们呢？是真心诚意为抗日卫国而去战斗的，倒不计较他这种坏心眼。

我们总司令部刚到修水前方的三都附近，距离预定全线发动反攻的日子还有两天，就是说，我们的部队都还没有按照出击的部署到达指定地点之前，而敌人业已先期向我开始进攻了。这说明我们反攻的计划，敌人已经知道了。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反攻计划呢？这当然是我们最高司令部里隐藏的间谍、汉奸、特务们密告的。不然，怎么会恰恰提前两天给我们一个“先下手为强”呢？这种情势，当然是对我军极端不利的。敌人既已找上门来，也就只好将就我们各个部队现有的态势来部署作战了。

我们的作战部署是：以第八军、第六十四军为中央队，第六十四军在左，第八军在右，在修河左岸地区，沿修武公路向敌人攻击前进。第七十二军为右翼队，在修河右岸地区，协同中央队向敌攻击前进。湘鄂赣游击军，从左侧深入敌人侧后，围歼敌人。第六十八军为总预备队，位置于武宁城西附近。总司令部也进到武宁县城西门外约二里的地方。

这样，第八军、第六十四军的军部、师部，就不能不进到武宁

城东十来里的地方。团、营、连，更加接近敌人。敌人是从箬溪附近前来进攻的。箬溪距武宁城不过二十多里。这样短的纵深，摆了敌我双方这样多的队伍，可以说是决心要大大地拚个你死我活的。因而就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。敌人的重炮，不断轰击，飞机也不停地轮番前来轰炸，尽管每次只有几架，对我们的杀伤相当大。我们在敌人优势猛烈炮火轰炸之下，激战了三天三夜，是相当艰苦的。

战斗结果，我方战线仅仅转移到武宁城西几里之线，就是说，我们后退了约十来里，把武宁城放弃了。而敌人也没有前进。我们因伤亡甚大，十分疲劳，已没有力量反攻，因而战事就停止了。

我们所以能同强大敌人作战几日而没有望风崩溃，可以说是由于上下有了抗战到底的决心，有了抗日必胜的信念。这种决心、信念的得来，是同抗日必胜的宣传、训练和鼓励分不开的。

事后听说，敌人的计划，原是分兵两路进攻，一路沿南浔路直取南昌；一路沿武宁、修水大道直取长沙。敌人直取南昌，是达到了目的的。敌人直取南昌，选定张公渡为渡河点。当敌人在张公渡渡河攻击时，守军某军（忘其番号了）马上撤走了，理由是，蒋介石有电令调他们，另有任务。张公渡的缺口自动放开后，敌人遂毫无阻拦地向南昌长驱直进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负责指挥这路的，是陈诚的亲信罗卓英。据说罗卓英派去前线联络的参谋，行到半途，碰到敌人，还以为是自己人。等他辩明是敌人后，他才拨转车头回跑，连沿路的桥梁都来不及破坏。等他跑到南昌，敌人也追到了南昌，南昌，就是这样轻松地为敌人占领了。

从南昌到张公渡这条公路，是头年新修的，刚完工不久。原是准备来春反攻时运输重炮和军需之用的。我们还没有使用过一次，倒反为敌人应用了！

蒋介石平日喜欢直接指挥部队，因此，各方面军的指挥官是失却了指挥权的。这些直接受了指挥的部队长每每认为“领袖”在指

挥他，无尚光荣，因而慢慢地也骄傲自大起来，把方面军的指挥官不放在眼里，自由行动，甚至走了，连招呼也不打一下。这次守张公渡的部队撤走，也不通知罗卓英。如果不是那一位联络参谋回去报告，罗卓英就可能在南昌被俘。蒋介石这样的指挥，怎么不误国殃民呢？

敌人的两路进攻，南昌一路完成了任务，当然得到了嘉奖。而武宁一路，因未完成任务，它的指挥官便受到了撤职处分。这说明我们的武宁作战，是击破了敌人直取长沙的企图，打乱了敌人的全盘作战计划的。

停战几天后，蒋介石就把第八军调到修水、铜鼓间去休整补充了。第六十四军也调走了。湘鄂赣游击军则调到幕阜山附近去游击。武宁方面的防守，还是交与第三十集团军担任。

这一战役，经过几天的作战，后退了十多里，放弃了武宁城（敌人也未进城），没有把敌人击退取得辉煌的战果，而且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，所以到了今天，我们心中还是抱愧的。

但是，经过这一战役，使敌人直取长沙的狂妄企图归于破灭，更使敌人知道中国人民是能英勇奋战，保家卫国的，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。同时，也增强了全国军民“敌人不是不可以战胜的”信心，为持久抗战打下良好的基础，并向全国人民证明了“抗日，三月必亡”的论调确是错误的。我们只要坚持抗战，坚持团结，坚持民主，最后胜利，必定属于我们。从这一点讲，这一战役还是有相当意义的。

第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片断回忆

骆 周 能



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影响下，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，蒋介石宣告“守土抗战”，在南京设立大本营，指挥对日作战。我川军爱国官兵纷纷请缨杀敌，先后有六个集团军兵力，共计约四十万人，出川奔赴抗战第一线，分别在晋东、鲁南、豫南、皖南、苏浙赣湘鄂等地区对日作战，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。兹就本人所在的刘湘所辖第二十三集团军对日作战情况，写成回忆，以求真实地反映部份

川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，也可为编写抗日战争史的史学家提供一点参考资料。

(一)川军“请缨抗日”

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，芦沟桥事变第四次中央军委会议报告：“四川刘湘有通电‘请缨抗日’，并谓遵令整军待命等语。已嘱中央新闻检查处缓一、二日再决定发表与否。”又七月十六日，

骆周能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七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作战科长、第一四五师团长、第二三〇师师长。

顾祝同给蒋介石渝电略谓：“顷接刘甫澄（即刘湘）电称，在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、报效领袖之时，弟昨已经委座陈明下悃，并通电各省，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，同德一心共同御侮，自当漏夜整军，赶速改编，以期适于抗日之用。川省应负责任，不惟不敢迟误，且思竭尽心力，多所贡献。此心尚乞代陈”。又八月十二日，何应钦报告：“川军刘湘有通电‘请缨抗日’。四川刘湘拟出兵十师（四十团），须调精锐部队，或令准备五十团，先出二十团，或三师至四师，其余第二期再调”云云。旋奉令成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，位置于武汉。司令长官刘湘，副司令长官陈诚，暂辖三个集团军，即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，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缙绪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。刘湘出川前有三个要求：一、要求战区划定一个明确地区，承担一个方面的对日作战任务；二、要求三个集团军须由战区统一指挥，集中使用，不能分割建制；三、财粮械弹的供应和补充一视同仁，按照国军（指蒋介石指挥的嫡系部队——编者）待遇。这三项要求，得到了何应钦、顾祝同、张群等人的保证，最后得到了蒋介石的承诺。

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于一九三七年九月，在四川成都少城公园开誓师大会，庄严宣告：“失地不复，誓不返川。”随即率师六万余人出川抗战，转战南北战场。

（二）第二十三集团军江防守备及其战况

日军自占领徐州后，以主力沿陇海路直趋郑州，以一部由合肥、六安，向舒城挺进，企图攻略信阳，会师武汉。自三月上旬以来，长江敌舰大量增加，溯江上驶，向我两岸袭击；敌机亦在沿江一带不断侦炸；其陆上之敌与我军相峙于南繁前方。

第二十三集团军辖第二十一军、第二十三军、第五十军三个军，计六个师、二十四团。自江北舒城、六安吃紧后，我第一四六师于五月中旬，奉命北调增援。我陆江正面七百余华里，以现有

兵力在配备上颇形单薄。

六月上旬，敌波田、高桥、田中各部约五千余人，配山炮四门、小钢炮十余门、兵舰约四十艘、飞机十余架，掩护其陆军在我乌沙夹、李阳河、前江口、大渡河等处强行登陆。据被俘之敌舰长松奇胜及司机田正朱夫供称，彼等为敌军海上运输队，隶属于侵华派遣军田尻部队一百零七队。此次由芜湖上驶巨型军舰三艘，各载敌军约三千人，小型二十八艘，各载敌兵数百人到一千人不等，汽艇及木船不下百余只。其舰队司令长谷川乘快艇到芜湖。

据我五十军第一四四师师长范子英报告，日军自五月下旬以来，兵舰由数艘到数十艘不等，逐日至大通附近江面，向我铜陵、大通沿江阵地猛力轰击，并用小汽艇驶至我大通附近水雷封锁线，施行破坏。因我水雷封锁区无炮兵掩护，不数日破坏完毕，敌舰畅行无阻。六月一日以来，敌舰机关炮向我沿江阵地，逐段轮流轰击，同时敌机数架不断侦察，连续三日，每日敌机投弹百余枚，使我沿江工事和我阵地附近村落，被炸毁甚多。当时我军亦预知敌企图在我大通附近强行登陆。但我无大炮，对于敌舰行动无法制止。敌舰冲破我大通水雷封锁线后，肆无忌惮，往来大通、贵池游弋，并不断向我炮击。我新配属的炮兵三团第一连，在大通附近的军山矶阵地，开始向敌射击，阻扰敌舰行动，弹多命中，惟非破甲弹，故敌舰未受损伤。自敌发现我炮兵阵地后，每日敌机兵舰不断进行轰击，但我炮兵阵地坚固，隐蔽良好，未受损害。

六月十日，敌机先后三十余架次，兵舰八艘，掩护敌军五千余人，在乌沙夹、李阳河、前江口强迫登陆，同时敌机在贵池、梅埂、池口、上下江口大肆轰炸，我军奋战终日，击沉敌汽艇一艘、胶皮艇及木船十余只，敌伤亡惨重，终止登陆，但仍对我军不断炮击。敌急求占领安庆，攻我马当，将在贵池附近登陆，占领江岸要点，以掩护其长江航运之安全。六月十二、十三两日，敌军在飞机八架、兵舰三十余艘掩护下，大举进犯，次第攻占我前江口、牛头

山、大渡口沿江据点，上述地区兵单力弱，且无险可据，受敌舰轰击伤亡较大。六月十三日，我援军二十一军一四六、一四七两师各一部，与初登陆未稳固之敌激战一昼夜，卒将登陆之敌全部赶下江去，恢复原来阵地。是役击沉敌舰一艘，俘获敌汽艇一艘，俘敌兵三名，夺获重机枪一挺，汽油一百余箱，及其它战利品，敌我伤亡均约八百人。六月十五日，敌一一六师团一一三联队步炮联合约五千余人，敌舰四十余艘，在飞机二十余架掩护下，在我宜昌以西荻港强迫登陆。我军激战数昼夜，伤亡重大，奉命转移。

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，日军进攻马当要塞，目的是排除长江最大的封锁线及其要隘，便于从水陆两路攻略武汉。查马当守备是战区直接指挥的，马当守备指挥官李韫珩辖五十二师和一六七师的四九九旅，指挥马当要塞司令王锡涛所属的要塞炮兵与守备营，另有海军陆战队一个团，炮兵第八团一个连，江西保安第十二团，新编第二十六师四个步兵连工兵两个连，以及无线电台通信部队等约二万余人所编成的马当守备队，其作战经过概要如下：

六月十八日，江防总司令刘兴下达关于马当部署要旨：李韫珩为马当守备区指挥官，指挥第五十二师及第一六七师之四九九旅和马当要塞司令。其任务为固守香山、黄栗树阵地，并派兵一团于华阳、望江，以攻击敌登陆部队，掩护马当要塞核心，并防止敌舰突入。

六月二十三日起，敌炮击并轰炸马当。二十四日拂晓敌攻香山，上午八时敌占领香山，九时敌由香山向要塞核心攻击。二十五日拂晓，敌用小艇由石牛矶迂回登陆。二十六日拂晓敌用催泪瓦斯，由石牛矶娘娘庙登陆，迂回我阵地后方。我预备队全部增援第一线，后方空虚，援兵迟迟不到。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，马当沦陷。马当失守后，守备马当军官除死伤外，大多潜逃，士兵溃散，震怒朝野。当时蒋介石曾密令我集团军沿江前线指挥官，凡马当退下来的官兵，不论职别等级格杀勿论。并同时电伤战区长官顾祝同“调集力量，恢复马当”。当时顾复蒋电谓：“马当地势，利守不

利攻，我军现在装备，施行攻击，恐难奏效，且照目前部署转移兵力，尤恐失却时机。”

马当要塞失陷之原因，据当时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报告说：

1，马当守备指挥官李榘珩到防后，即办抗日学校，抽调部队军官三分之一以上，对实际战备过于疏忽；2，查香山乃马当外廓之主要点，已令其固守，但守军一触即放弃；3，马当已经失守，而指挥官尚不承认，且高谈恢复容易，但言而无行；4，命令部队增援，多未行动，不听指挥，如第一六七师驻湖口之旅，限两日赶到马当，但该旅四天未到。

马当失守后，敌借陆海空军威力，节节西进，有溯江而上直取武汉之势。

（三）长江下游沿岸要塞布雷战简况

一九三八年六月，日军派遣大批兵舰，突破马当要塞，直趋湖口、九江、瑞昌、武穴等地，从水路直逼武汉。又一路步骑兵攻占横川、罗山，进逼信阳，从平汉路进窥武汉。八月，我集团军配属各种轻重炮兵共约十四个连，担任要击敌舰，断敌长江航运，以策应保卫武汉之作战。主要炮兵阵地，选置于贵池煤炭山（即馒头山），并分置于我左右两兵团分区分段游动要击敌舰，其军队区分：右翼兵团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，新七师师长田钟毅，新四军一支队，炮三团第一营营长张伟，第五十一师战炮连连长王建基；左翼兵团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，第一四六师师长周绍轩，第一四七师师长章安平，第六十七师师长莫与硕，炮兵十二团团长黄正城，炮十三团第一连连长张庆农，第二连连长刘屏玉，炮十四团第三营八连连长卢韵平，炮十九团第二连连长刘魁武，中央军校高射炮连连长董信武，工兵第一团第四连连长王孚，炮三团第二营营长闻敏，第五十八师战炮连连长赵子仲，小炮第五十一团十六连连长刘士义，总预备队第一四八师师长潘左，第一四五师四三三旅旅长戴传薪，工兵